

十年來訓詁學的發展方向

丁 忱

武漢大學中文系

訓詁是一種解釋古代文獻語言的工作。訓詁就是「注解」的別名。《說文·言部》：「訓，說教也。」「詁，訓故言也。」^①謂解釋古代字詞，用以教人。唐孔穎達《毛詩正義》之說最有代表性：「詁者，古也，古今異言，通之使人知也；訓者，道也，道物之貌以告人也。」訓詁就在於通古今之異辭，辨方俗之殊語，道事物之形貌。故清人陳澧《東塾讀書記·小學》云：「蓋時有古今，猶地有東西，有南北，相隔遠則言語不通矣。地遠則有翻譯，時遠則有訓詁。有翻譯則能使別國如鄉鄰，有訓詁則能使古今如旦暮，所謂通之也。訓詁之功大矣哉！」（卷十一）

訓詁起於語言之變，戰國末期《爾雅》產生之時即已有訓詁萌芽。訓詁研究的歷史有兩千餘年，漢唐乾嘉為昌盛時期。清末民初，章太炎、黃侃集乾嘉學派之大成。六十年代初期，北師大陸宗達教授於《中國語文》上發表文章介紹訓詁學，並出版《訓詁簡論》一書，為訓詁學的復興導乎先路。1979年，南京大學洪誠教授主持訓詁學研究班，弘揚訓詁之道，培養訓詁人才。當時參與學習者「二十八個半」，今皆成為訓詁學界的骨幹，成就斐然。該研究班積極倡議成立訓詁學研究會，並做了許多籌備工作。1981年5月，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在武漢成立，首任會長為陸宗達先生。洪誠先生為研究班嘔心瀝血，不幸於研究會成立的前一年逝世。陸先生在洪先生的遺著《訓詁學》的序言中寫道：「在研究會宣告成立的會場上爆發出熱烈掌聲時，我默默地想：如果自明（洪誠）先生此時坐在會場裏，他該多麼高興；而研究會的首任會長理當是他！」

中國訓詁學研究會成立的當年秋季，北京師範學院舉辦了一個訓詁研究班，參加者一百五十人，為訓詁學的復興、普及與提高培養了更多的中堅力量。研究班匯集了專家、教授的講演稿及有關論文，由王問漁編成《訓詁學的研究與應用》一書（內蒙古人民出版社，1986年），凡二十萬言，陸宗達審訂。是書於訓詁學之理論多所建樹，於訓詁學之應用多所示例。南京大學與北京師範學院這兩次訓詁研究班，在十年訓詁學的復興歷史中，是值得大書一筆的。這兩個研究班，是訓詁學復興的組織基礎；陸宗達先生六十年代初的倡導，是訓詁學復興的輿論準備；中國訓詁學研究會的成立，則是訓詁學復興的重要標誌。

近年訓詁學專著已刊行的有十餘部，最早推出的是武漢大學教授周大璞先生的《訓詁學要略》（湖北人民出版社，1980年），約十一萬言，係文革後首批研究生所使用之講稿。香港《大公報》師竹先生撰文評論，認為可與陸宗達《訓詁簡論》相提並論，是兩部難得的訓詁學新著。《訓詁學要略》一經問世，不久即告售罄，並獲中南五省優秀著作獎。1982年應讀者之需，該書又增加了《說文說解略例》、《假借質

疑》、《論語音和語義的關係》三篇論文再版。該書簡要闡明訓詁之源流、體式、條例、術語及十弊，重於史論，略於實例；首先建構框架，為來者提出範本，近年內所出之專著，有的明言「依葫蘆畫瓢」，有的則暗步後塵。

《訓詁學要略》認為，訓詁學是語言學的一種，「也就是語義學」。這是一種傳統的觀念。陸宗達先生即認為訓詁學就是文獻語言學，以研究文獻語言為核心。陸宗達、王寧《訓詁方法論》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3年）云：「訓詁學是傳統語言文字學的一個部門」，「它實際上就是古漢語詞義學」。四川大學張永言《訓詁學簡論》（華工出版社，1985年）云：「訓詁學是中國傳統語文學即所謂『小學』的一個部門。訓詁是側重字義、語義研究的一門。……按照近代科學系統來說，訓詁學可以說是語文學的一個部門，是主要從語義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獻的一門學科。」同校趙振鐸《訓詁學綱要》（陝西人民出版社，1987年）云：「訓詁學是研究解讀古書字、詞、句意義的學科」，「是傳統語言學的一個部門」。廈門大學黃典誠《訓詁學概論》（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88年）亦稱：訓詁學是「閱讀古書的基本方法和系統理論」，「又是研究漢語語義發展的一門學問。」

以上學界前輩的論述，基本實質是一樣的，認為訓詁學是傳統語言學的一個部門，是以研究古代文獻語義為核心的學問。這一派可以稱為「語義派」。

「語義派」最早的觀點可見於四十年代齊佩瑤的《訓詁學概論》（中華書局1984年重版）：「訓詁學是研究我國古代語言和文字的意義的一種專門學術。……應當是『歷史語言學』全體中的一環。這樣，訓詁學也可以叫做『古語義學』。」

同「語義派」有聯繫而又有別的观点，以山東大學殷孟倫《訓詁學的回顧與前瞻》一文為代表（《文史哲》1982年第3期）。殷氏云：「訓詁學是漢語語言學的一個部門，它是以語義為核心，用語言來解釋語言而正確地理解語言、運用語言的學科。同時它是兼有解釋、翻譯（對應）和關涉到各方面知識的綜合性學科。其任務就是研究語言的訓釋方式，掌握其系統條貫，說明其表達情狀，進一步探求語言的發展規律、本原和演變，從而促進語言的豐富和發展。應該注意的是，訓詁學雖然以語義為核心，但不限於語義的範圍。因此，訓詁學並不等於西方的語義學。」洪誠《訓詁學》亦持此說：「訓詁學是為閱讀古代書面語服務的一門科學」，「訓詁學和詞義學有不可分割的關係，但卻不等於詞義學。訓詁學要依據歷史語法學」。山東大學殷煥先生云：

「訓詁學實為詞(字)義之學，……但是訓詁學仍然自有其特色，它究竟不同於詞義學，訓詁學之史的認識、發展的認識，可以說明這一點。」（楊端志《訓詁學》序言）顯然，殷、洪諸位先生的看法，有別於「語義派」的觀點，認為範圍更為寬廣，不限於語義。山東大學楊端志先生的《訓詁學》（山東文藝出版社，1985年）則主張訓詁學之涵義有廣、狹之分，廣義的訓詁學就是傳統訓詁學，「實在說，它的涵義與訓詁差不多，包括一切解釋現象」，其系統性、科學性較差；狹義的訓詁學，「是研究解釋的一般規律和方法的科學。……它的解釋的主要對象是詞義，與語義學相仿，當是漢語史研究的一個部門。」如果楊說可以成立，則「語義派」屬於狹義的訓詁學，「非語義派」或「綜合派」（姑用此名）屬於廣義的訓詁學（如殷、洪之說）。可是諸家

之說雖有大類可歸，但並非「廣義」、「狹義」之名所能涵括。蓋學科可有「新」、「舊」之分（如王力先生曾言「新訓詁學」、「舊訓詁學」），而未見學科有言「廣」、「狹」者。可見近來有關訓詁學性質、含義的論爭是很熱烈的。

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前人對於訓詁學的理解、看法，從中或可以看到今天訓詁學的推進與發展。

宋人王應麟《玉海》云：「文字之學有三：其一體制，謂點畫有曲折縱衡之殊，《說文》之類；其二訓詁，謂稱謂有雅俗之異，《爾雅》、《方言》之類；其三音韻，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，沈約《四聲譜》及西域反切之學。」王氏把訓詁從屬於文字之學，這自然是粗疏不確的。訓詁是研究語言的，清季章太炎先生把字源學的《說文》同語源學結合起來，第一個提出「語言文字之學」的名稱。文字畢竟不同於語言，王說未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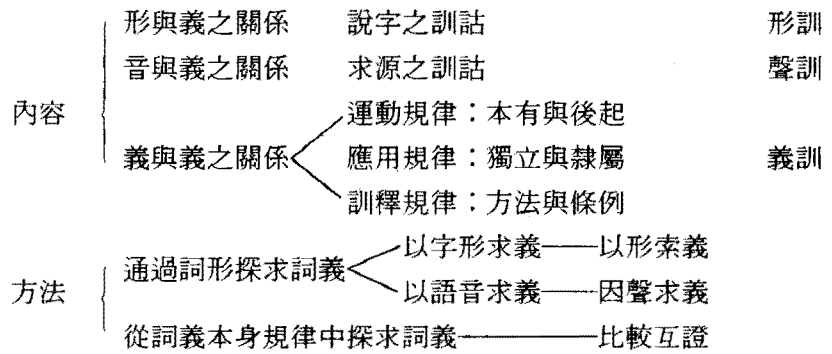
近人何仲英《訓詁學引論》（商務印書館，1933年），徵引王氏之說，謂「訓詁是關係字義方面的一種專門學術」，「訓詁學也是文字學的一個重要部分」。此論與王氏同弊，未瞭語言、文字之聯繫與區別。王、何之說，可稱為「文字學派」。

胡樸安《中國訓詁學史》（北京市中國書店，1983年版，據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影印），認為訓詁學是「本子上的考古學」。其說可稱為「考古派」。以文獻語言材料作為「書本考古」的資料，只可能是校勘學、考證學，不能表明訓詁學之性質、範圍與對象。

張世祿先生《訓詁學與文法學》一文（《學術》1940年第3期），認為訓詁學「與其說是字義學，不如說它是解釋學；中國訓詁學過去並非純粹屬於字義的理論研究，而是大部分偏於實用的研究。實際上，可以認為是讀書識字或辨認詞的一種工具之學」。此說可稱為「工具派」。訓詁學是一門工具學科，這種觀點有一定影響。訓詁就是一種解釋語言的工作，研究訓詁的訓詁學，自然屬於一種工具之學。

當代訓詁學異軍突起，則是杭州大學郭在貽的《訓詁學》。該書係周秉鈞先生（湖南師大）主編的「古漢語學習叢書」之一（湖南人民出版社，1986年）。郭先生對於訓詁學的理解，基本同意黃侃、齊佩瑤之說，除強調訓詁學的「系統性」之外，再加上獨創性與實用性。該書第九章詳叙「訓詁學的新領域——漢魏六朝以來方俗語詞的研究」，獨闢蹊徑，別具特色。書中融進兩百餘條實例，確具獨創性與實用性。郭氏可謂「創新派」了。

訓詁學從「文字學派」、「考古派」、「工具派」到「語義派」、「非語義派」（綜合派）、「創新派」，是不斷趨於精密、向前發展的，是「舊訓詁學」向「新訓詁學」的發展。眾多論著的出現，眾多訓詁實踐的成果，眾多人才的成長，以及訓詁學教材的問世（如周大璞主編的《訓詁學初稿》，武漢大學出版社，1987年），無一不令人歡欣鼓舞，無一不是古老的訓詁學青春煥發的芳姿。近年還有一部關於方法論的專書，於訓詁學的理論頗有建樹，刊行後影響甚大，不容忽略，這便是陸宗達、王寧合著的《訓詁方法論》。該書目的在於闡明訓詁之內容與方法，讓讀者自行分析及判斷正誤。其要義列表如下：



上列簡表，精確地概括了訓詁學的內容與方法，多年之心得，皆在要言不煩中。如此沉研鑽極，精心獨創，似無出其右者。遼寧教育學院謝棟元教授，與王寧先生同出陸門，其有關文章論訓詁方法為「以形索義」、「因聲求義」、「據文證義」。「據文證義」似可涵括「比較互證」。果其然，則謝先生之歸納用語更為簡潔、明曉。

① 編者按：此句或有其他標點方式，詳見《說文解字詁林》卷三上。